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九

詳校官原任主事_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四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九

宋

皇帝

金章宗璟
明昌元年

春正月丙辰朔帝朝壽皇于重

華宮

金以完顏守貞

本名左業
同新之孫

為叅知政事

金主新即政銳意于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

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貞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陛下勵精無倦耳

久之

進守貞尚書左丞出知東平

府明昌四年召拜平章事

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

字德修簡州陽安人

乞禁譏議道學者

光祖初登第廷對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

以太祖用人為法及帝即位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

其選謂宰臣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

之曰得非劉光祖乎帝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對

即上疏極論近世譏貶道學之非

峇謂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

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其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于慶厯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豐熙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克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于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謗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

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
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
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跡由此而滅和平之福由此
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
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
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帝下其章讀者至于流

涕是年廷試舉人進士王介

字元石婺州金華人

策亦言今之

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
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

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

之譏少沮

光祖尋以帝用潛邸巫醫吳端為閣門宣
贊舍人疏論忤旨出為潼川府判官

潼

川府重和初
置注見前

三月金初設制舉及宏詞科

舉無常期上意欲行則特詔天下二科皆以待非常之士也

夏四月以伯圭

秀王子伯長子壽皇母兄

嗣秀王

詔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秋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蘭為樞密使葛邲叅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蘭在政府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蘭輒留納之時方議建皇后家廟蘭力爭以為不可未幾中丞何澹論之遂罷帝以葛邲知樞密而以晉臣

代邲

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春二月詔羣臣各言時政闕失

時以雷雪交作故有是命吏部侍郎陳騏

字叔進台州臨海人

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
杜則明斷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

竭尤切時病

按癸此疏續綱目誤繫于明年癸
知樞密之時今據癸本傳改輯

尋詔

以米五萬石賑京城權罷修皇后家廟

秋七月金以圖克坦鎰

本名安春上京路明安人按
安春舊作按出今改後仿此 為

尚書右丞

鎰該習經史以材能稱而有執守時金主銳意治平
鎰上言陛下撫太平之基宜稽古崇德無因物以為

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矣金主嘉之

未幾罷為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

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皇后殺貴妃黃氏翼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訢

光宗政事多決
于后視唐高宗
今后決百司奏
事何異至斷臂
擅殺之慘亦復
相同然李后之

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

不虞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術之頃之內宴后請

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

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以黃貴妃

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翼日

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

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

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

后怒愈深

壬子三年

金明昌三年

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毒悍實時光宗
聞懦不振有以
疎成之而不朝
壽皇失子道其
罪更浮于高宗
矣

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聞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夏四月帝朝重華宮

以邱密為四川制置使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字仲烈璘之子脫至死止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六月以陳騏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

羅點

字春伯撫州崇仁人

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

字文叔隆慶府

晉城人

御史黃度

字文叔紹興新昌人

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

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

字平壽臨江軍清江人

以書譙吏部尚書趙汝愚且上疏極諫

畧謂壽皇之事高宗簡極

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
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
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解責于人
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
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
以交關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

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海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
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
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待從但能
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豈能仗父子之義責望
人主至于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
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
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
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鑿與負罪引慝以謝壽皇
使父子歡然宗社
有賴顧不幸歟

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
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于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
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后歸謁家廟

推恩親屬及使臣鄧從訓等幾二百人

知荊州軍陸九淵

字子靜撫州金谿人

卒

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于復讎之義訪智勇士議恢復大畧乾道中以薦除勅令所刪定官因輪對陳五論一論仇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未幾以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及帝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

暮皆得造于庭多所勸釋嚴保伍之法盜賊屏息荆
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荆門固
則四隣有所恃乃請于朝而城之逾年改行令修民
俗為變一日謂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

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

九淵兄九齡九韶皆學行
淵粹為學務窮原本不為

章句訓詁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多不合及熹守南
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
義利一章聽者至為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
痼之病 九齡字子壽九韶字子美鵝湖山名山有
寺為朱熹與九淵兄弟會講之所今為鵝湖書
院在江西廣信府鉛山縣北白鹿洞注見前

是歲諸路大水

癸丑四年

金明昌四年

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帝朝重華宮皇后從

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騃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

趙汝愚同知院事

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

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

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

光宗自三年春疾瘳以迄五年春正月朝于壽皇及從幸者僅七見迨壽皇不豫以後間疾視藥之事終于闕如其過已無可解免績綱目于四年春正月訖三月兩朝皆削而不載夫二年七朝不可不謂之定省久煥據

史直書其失自

見即增此兩朝

豈遂足以末減

光宗之罪哉因

備錄之

嘗論孟子文囿

烏菴雉兔之往

久之并芻菴雉

兔之地亦不可

得所謂盡信書

不如無書也章

宗乃以圍獵之

地悉與民耕則

講武且因之而

廢獵帝宗論察

吏教民之道未

命

金弛禁地許民耕種

金主諭點檢司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

金主

嘗謂近臣曰凡稱政有異蹟者謂其斷亨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污者多故顯其異耳又謂近言事者以方今孝弟廉恥道缺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為心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濶故人人皆以教化為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獨之徒雖有贓污一旦見用猶為能吏此廉恥所以喪也又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金主遣諭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畧不具聞而乃以鷹進此豈汝所職也後母復爾是

嘗不知治要顧核其平日所措施乃偏以典章文物為急未免近于好名而於詰戎釋武之道棄之如遺遂盡變金源舊風四勢日就孱弱大定之業衰矣說者咸以章宗為守成令主然于孫不能承祖父基緒致家法因之而隳雖有善政亦莫足道哉

年夏百官屢表請上尊號金主曰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正當戒懼修省之日豈得虛受榮名耶不許

仍斷

來章

金以胥持國

字秉鈞代州繁時人

參知政事

持國以中經童科入仕為太子祇應司令金主在東

宮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為人柔佞有智術時昭

容李氏得幸

李氏名師兒父湘其家以罪沒入宮籍監金主納之金主好文詞李氏慧黠能

作字知文義

持國陰附之又多遺賂左右昭容亦自

嫌門第寒薄欲藉外廷為重乃數譽持國金主愈信

任之表裏擅政士之好利蹂進者爭趨其門四方為

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

字周臣磁州滏陽人

上書論之且薦完顏守貞可大用金主召

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

音庸續綱目誤作膏

本名額里埒金宗室也元史類編云避世宗父宗堯諱故凡宗字皆改之按額里埒舊作阿里刺今改後仿鞫之秉文遂引同議者修撰王庭筠

字子端河東人

御史

周昂

字德卿真定人

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五人皆下

獄被斥

明年封昭容為淑妃後進封元妃兄喜兒弟鈇哥皆顯擢勢傾朝野監察御史姬端修上

書乞遠小人金主遣李喜兒問端修小人為誰端修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以聞金主稍呵責之然不能去及圖克坦鎰入相一日金主問漢高帝光武孰優鎰曰光武在位歲久無沉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致亂由是言之光武優金主知其諷諫默然久之姬端修字平叔汝州人本姓宗亦以避諱改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

字同文永康人

及第

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嘗環視錢唐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于西湖

爾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
所壽皇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
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
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
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
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

益力學著書
共學自孟子

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
異原心于秒忽較禮于分寸以積累為上以涵養為
正辟而盜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陣而
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

陳亮所學本出于縱橫家其平日為文即不能無偏駁之病而此對策更出于揣摩迎合不自知其可鄙夫以光宗子職之愆無可掩飾而亮乃謂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美觀稍有人心者必不出此操術不端雖能文亦奚足重顧侈然自負為推智勇

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益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

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于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之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

拓心胸適為有
識者所不齒于
人類耳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邱密使總領財賦楊輔

字嗣勳
遂寧人

等

權總其軍

密命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
其軍以殺吳氏之權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許六月正出
城待罪

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

乞罷不報乃出待罪六和塔

在今錢塘縣西
南臨江北岸

而上疏

切諫于是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秘書郎

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

字行之温州瑞安人

顏

棧吳獵

字德夫潭州醴陵人

項安世

字平父其先枯管人後家江陵

等上疏乞

寢特立召命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乞歸

田里亦不許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

誼

字子直一字宏父温州人

諭旨乃復入都堂視事復命差特立

還浙東

胡晉臣卒

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啟沃剴切彌逢鎮密人無知者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

字處恭衛州龍游人

同知

院事

蜀帥吳玠卒端禮謂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若復承襲將為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帝意未決及樞密命下汝愚辭不拜帝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玠

領武興軍汝愚始受命

按汝愚之辭績通鑑據光宗紀係于明年正月今從本傳

八月金主釋奠孔子廟

北面再拜

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于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

帝生辰也

羣臣

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

人陳傅良

字君舉温州瑞安人

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

深甫

字子肅台州臨海人景之子

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晨昏定省天性自然固非作而致之者至于侍從連章力諫臺

臣慟哭殿庭即
勉強往朝而本
心已不可問矣
乃甫趣駕欲行
旋以李后挽留
即止忽而感悟
天良忽而漸滅
殆盡光宗既非
失心狂易之疾
何昧于父子之
親受制悍后怙
不知恥此誠咸
丘蒙所云天下
殆哉及及乎之
時矣

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
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
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
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傳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
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傳良痛哭于庭
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于是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
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國子錄王介等皆
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字德光等上書

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
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
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
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
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
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等復力陳帝始往朝
十二月夏主仁卒子純佑立

夏主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

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

弱子純佑立

改元天慶號
仁孝曰仁宗

以朱熹知潭州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寅五年

金明昌
五年

春正月癸亥朔帝朝重華宮癸酉壽皇

不豫

葛邲罷

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至是罷

知建康

邲後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

不為也

金購求遺書

凡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悉購之尋又置弘文院譯

寫經書

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壽皇自正月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四月帝與
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

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
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以臣
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
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
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
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
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
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

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叩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至日景帝復辭以疾于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裳與祕書少監孫遂

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

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傳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壽皇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傳良以帝不任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令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

閤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閤門事

韓侂胄

字節夫
琦曾孫

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

即樟亭在今仁和
縣南錢塘江北岸

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

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

于是正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

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

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

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

問疾視藥子在
以孫代之已乖
理之正然非諸臣
再三固請並嘉
王亦不遣矣壽
皇是時疾且大
漸况數朝左右
欲一見帝為人
子者尚何忍高
處深宮漠然不
顧是光宗之受
制北農不惟有
虧子體真乃全
失人心矣

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
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
喪禮

壽皇崩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
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
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晏不出宰相乃
率百官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請壽聖太后暫

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為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秋七月留正請建皇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

光宗于壽皇生不能視疾殺不

能執喪孝道虧
而天理絕實無
辭以謝天下留
正身為宰輔不
請其力疾臨次
以盡禮而請其
早正儲位以釋
諍已昧于重輕
先後之推衡乃
見御劄念欲退
閒之語遽爾大
懼伴仆請老止
園獨善其身而
置國事如末務
大臣進退之節
若此亦寧足稱

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
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
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存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
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
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
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仆于庭即出
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
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

文冊尚過為優
子豈復知大義
耶

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
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
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
五鼓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

是為
寧宗

尊帝為太上皇帝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
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
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

以白內禪之意于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閣門事韓侂

胄侂胄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

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巡將退內侍

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

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

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也禮曰

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

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

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
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
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倪胄安在禮曰臣
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倪
胄且曰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見執政倪
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騫余端禮亟
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
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

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

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

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

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

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

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

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

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

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
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
處分然恐兩宮父子之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
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
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
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
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
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哀服出

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
行禫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
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立皇后韓氏

后琦六世孫父同卿佐曹同卿之季父也續綱目以為后之季父誤

后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
后

大赦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以趙汝愚兼權叅知政事

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為大行橫宮總護使入謝復出

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

使召正還

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
詔徙叔椿為吏部侍郎而正復相

汝愚首

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按是月除

拜諸人續綱目前後參錯令
依寧宗本紀及宰輔表改正

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

汝州防禦使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

實所不免親汝
惡之對佞曾及
其科右相謂不
幸處君臣之變
豈敢言功頗為
明于大義然口
雖不自居功而
于爪牙之臣則
謂當推賞是于
定策二字豈盡
釋然于胸中而
當時物論紛紜
以汝愚功在社
稷不免推崇太
過異日奸人購
陷至稱其當

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果節鉞但遷佞
胄防禦使佞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
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佞胄異時必為國患宜能
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
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佞胄缺望言于汝愚曰
佞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
矣遂力
求補外

以趙汝愚為樞密使

汝愚既免兼參知政事詔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
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為樞密使又

有異謀禍源本
必不萌于此也

五五五五五

卷八十九

以羅照簽
書院事

貶內侍陳源等十人

侍御史章穎

字茂獻臨江軍人

論源及楊舜鄉林億年離間

之罪詔皆貶官斥外

八月召知潭州朱熹為煥章閣侍制兼侍講

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
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
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為誰裳以熹對

彭龜年為嘉王府直

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
御僕從王問此能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
熹說
如何
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

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
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恤名器若
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于博延儒臣專意講
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
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
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
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

于逆順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燕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增置講讀官

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

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
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橫宮
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
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
相業稱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正之罷由中旨汝愚怒韓侂胄

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佐曹慙忿羅點謂汝愚曰

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佐曹終不懌

河決金陽武

考黃河自金明昌五年南北分流從此南流不能復塞關係甚鉅續綱目失載今採

金史章宗紀及河渠志兼採胡渭禹貢錐指增輯

河決陽武故堤灌封邱而東歷曹濮鄆范諸州縣界

中至壽張注梁山灤分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

即今大清

河注

入海南派由南清河

即泗水注亦見前

入淮

禹貢錐指河匯梁山

見前灤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河道又一大變

水性就下黃河自北而南在漢已然觀武帝父子歌有淮泗滿之文可知河之入淮不自宋始宣房之塞力倍一豎故能經久

不濟宋熙寧時
王安石秉政任
非其人用功苟
且所以才及百
年即大徙而不
可復塞議者乃
謂金欲以宋為
登利河之南而
不欲其北故不
復治真曲說也

九月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

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
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
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
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

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
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

却瑞慶節賀表

前此改生日天
祐節為瑞慶節

從朱熹奏也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門事劉攽

雪川人

亦以

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

批出是也侂冑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
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冑密以其黨劉德
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

湖州德清人彥

穎之子

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冑之人排斥正士朱熹

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
龜年同劾侂冑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白汝愚
當以厚賞酌侂冑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
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冑之姦侂冑覺之

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

致和中升平江軍為府
隸兩浙路今蘇州府是

度言

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
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詔議祧廟

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

字無

玷臨
江人

首請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裕祭則

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
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

請遷僖祖于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

無異請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

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

字惠叔
興化人

欲且祧宣祖而

祔孝宗侍講朱熹獻議力主王安石之說

畧謂藏四
祖之主于

夾室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室欲別立一廟
則與事即遠有毀無立議者急欲尊奉太祖以東嚮
之故不知實無益于太祖之尊徒使僖祖太祖兩朝
威靈相與爭較強弱于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
于爰損令人痛傷今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
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
又據程頤之說以為僖祖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
難以僖祖無功業不知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安石所

見終高于世俗之儒

帝召對熹復以所論畫為圖本陳奏久之

祧廟何等重大之事豈徒既有

異同自當和衷

集議折中至當

然後請詔旨而

行之乃榻前之

奏寧宗方為稱

善而四祖之廟

已廢事毀遷則

是所謂別建一

殿以奉祧主者

亦出自宰臣之

意而寧宗並未

與和安終由南

帝稱善曰可于榻前撰數語徑批出施行熹方憊內

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集議帝然之熹退即進

擬詔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遷之矣

于是別建一殿以奉祧主而藝祖始正東向之位

續綱

目于善之議採錄不詳又云廟堂不以聞而毀撤倍宣廟室按熹既具議又經面陳安得云不以聞乎今

依通考及宋史

禮志原文改正

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渡以後乾綱不
振難以汝慈在
位尚不免有專
擅之失其他又
何責乎

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
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
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
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
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
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冑大怒使優人
綦冠濶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
用帝力倚任侂冑乃出御批云憫卿著艾恐難立講

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
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佐胄使其黨封內批付

燾燾即附奏謝遂行

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
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

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
燾不報博良光祖亦坐罷燾登第五十年任于外僅
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佐
胄益無所忌憚矣游仲鴻字子正果州南充人

十一月以韓佐胄兼樞密院都承旨

初詔佐胄可特遷二官佐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
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

遷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先是有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熹奏
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入紀
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墮正壽皇聖帝至性
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
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
服著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

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
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
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
涼衫視事盖用熹言也

葬永阜陵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
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
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平
治無繫可乘然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
隣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寔異于前日故世宗每
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兵

羊欲休生民政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十二月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

按守貞之罷續綱目誤書于明年之冬今

據金史章宗本紀改正

守貞剛忠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持國所忌罷去

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侂胄一官

侂胄怙寵擅權
衆皆切齒寧宗
豈竟無所聞即
向時為所朦蔽
而龜年既條奏
其奸亦當徐察
以分真偽兩嚴
之尚且不可乃
忽出內降龜年
與外而侂胄進
官潛庸若此何
怪奸臣之不日
益恣橫乎

侂胄權勢日重龜年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

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

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于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

兩罷之陳騏進日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

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

大中

字和叔婺州永康人

中書舍人樓鑰

字大防明州鄞縣人

繳奏以為

非是不聽由是侂胄愈橫明年又加侂胄保寧節度

使

陳騫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
知樞密院事

騫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
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
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
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罷起居舍人劉光祖

劉德秀劾之也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

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于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
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
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
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

乙卯 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春正月白虹貫日

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學士出福州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命奉詞請咎命提舉

洞霄宮

直學士院鄭澆草制詞有曰頃國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

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敗辭亦免官兵部侍郎章頴侍經緯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頴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慢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朔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志貫于天地乃卒受黜然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罷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陳防侂胄之姦侂尤怒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楊簡字微中慈谿人

三月丙戌朔日食

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

字子約
祖謙弟

于韶州

祖儉上書訢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彭龜年李祥不當罷斥語侵韓侂冑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

置

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之侂冑謂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

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冑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冑始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推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隋新州唐置明廢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是吉州隋置今江西吉安府是

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叅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
謝深甫簽書院事

派太學生楊宏中

字克甫
福州人

等六人

宏中與周端朝

字子靜
滋州人

張衍

字用叟
福州人

林仲麟

字景仲
福州人

蔣傳

字象夫
信州人

徐範

字彛父
福州侯官人

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

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

歡呼蒙蔽天聽一至于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

人心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

雖百李沐因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搃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于中激力辯其非即遭斥逐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于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

中等因亂上書煽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五月詔諸路提舉司置廣惠倉

修胎養之令也

未幾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

之瑞乞免鬻建劍汀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

汪遠等

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

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

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訐及韓侂胄用事士
大夫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
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言以道學
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入真
情廉潔好修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
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願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
章由是博士孫元卿

樂清人

袁燮

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

國子正

陳武皆罷汪達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達為狂言亦被

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偽文詐沽名顧風勵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于朝堂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

按汝愚卒明年正月續綱目并繫于此殊

為失實今乃改正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

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字

期處州遂昌人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

乘龍授鼎幻想
不經汝愚米百

此妖夢胡誦輩
大孰從而知之
蓋必自經傳述
以為算算宗素
服即位之驗故
奸徒得執為左
証劫其假夢為
符耳大臣不幸
處危疑之間不
自知畏懼轉傷
談定策之機所
見已乖正道則
其賈禍不得謂
非自取也

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

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

安置

時江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
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

汝愚帝
不從

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佐曹之意必欲

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

丙辰

二年

金承安
元年

春正月故相趙汝愚卒于衡州

汝愚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鞏承佐曹密諭窘辱百

端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訃聞有旨追復原官許

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

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

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
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
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
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益其驗
也纔者遂以為罪云

以余端禮京鏜為左右丞相謝深甫叅知政事鄭僑知
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

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為學之魁以匹夫竊人

語錄各為一家
言固不能無醇

與參事之夫除
致儲可說也若
六經四子皆聖
賢載道之文有
益而無損自天
劉以來布在學
官守而弗墜乃
亦概施爲禁其
去叢書燭書之
毒幾何

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
盡行除毀故是料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
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

夏四月余端禮罷

端禮始與趙汝愚同心共政及汝愚竄逐端禮不能
救後黃度呂祖儉之獲罪端禮救解不獲遂為公議
所責在相位期年為韓侂胄所制抑鬱不愜志稱疾
求退乃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以何澹叅知政事葉翦簽書樞密院事罷吏部按倪思本傳時

為吏部續綱目作禮誤侍郎倪思

初翦要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至是御史姚愈平江人

劾思遂出知太平府

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

中書舍人汪義端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

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

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

黨皆怒自是政治之志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于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八月禁用偽學之黨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取前日偽學

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倖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

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

愈急

大理司直印衷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盡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鑿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

以其嘗擊朱熹也

十二月削祕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

字季通建州建陽人

于道州

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常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祕閣修撰時臺

諫皆韓侂胄所引洵洵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

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于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

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意

以擊熹為已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

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

富川人

者為小官時嘗採

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

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

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簧鼓後進乞禡熹職

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
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
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
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

元定生而
穎異父發

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
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
建陽西山頂忍饑啖齏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
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尤褒楊萬里交薦于朝召
之不起會偽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
聞竄不辭家却就道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足為流血
無幾徵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甚眾愛元定者
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

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倡偽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楊萬里字廷

秀吉州吉水人蔡沈字仲默

丁巳三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鄭僑罷

夏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卿

正既罷相繼為劉德秀所劾

初德秀未為正所知正召范仲黼以為言正曰

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自是彈者無虛歲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

偽學之黨今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
共引偽學之罪侂胄大喜即日降旨除三傑右正言
正坐貶邵州居住按正本傳正之貶光祿御由張奎
劾之與續綱目異張奎字君量

孫綱之

秋八月金胥持國有罪免

持國為金主信任與李妃筦擅朝政張復亨右司諫張

嘉真右拾遺趙樞同知豐安軍節度使事張光庭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高

元甫戶部主事張巖叟刑部員外郎字孟弼代州五臺人傅汝梅張翰字林

鄉忻州秀容人裴元郭郭四人皆尚書省令史皆趨走其門謂之胥門

十哲

續綱目云十人俱為御史臺官按持國本傳十人之官班班可考必因為御史臺所劾而誤也

今改

至是為御史臺所劾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

續綱

正

目云九月後以持國參知政事

按持國本傳言頃之

起為樞密副使佐樞密使內族襄治軍于北京翰林

修撰路鐸恐其復相因他事奏持國奸邪金主曰朕

豈以此人復為相耶持國尋死據此則持國並未復

為參知政事續綱目誤今削之 內族襄本名按實古

納孫路鐸字宣叔冀州人按舊作唵實古納舊作什

古迺今改

後倣此

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

謚曰憲 聖慈烈

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

字子由 長洲人

知錦州王沆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
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
名與閒慢差遣從之于是偽學得罪者凡五十九人

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等四人待制以
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
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錄官
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臺沈有開
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謙趙汝談陳峴
范仲輔汪遠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
幼學黃穎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鞅白炎震等三
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等三
人士人則人楊宏中周端朝張銜林仲麟蔣傅徐乾
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

李暹字無逸臨江新淦人趙汝謙字

蹈中趙汝談字履常陳峴字壽南温州平陽人周南

字南仲平江人吳棻勝字勝之宣州人張致遠字里

無考與紹興中官侍御史者當別是一人呂祖泰字

泰然祖

儉從弟

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

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

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

劾由阿

附罷之而擢沆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戊午四年

金承安三年

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詔有司寬恤兩浙江淮荆湖四川流民

三月葬憲聖慈烈皇后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

詔嚴偽學之禁

先是張釜請下詔禁偽學姚愈後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

下明詔播告天下于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

字炳如四明人

草詔諭告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愈于要職

秋七月葉翦罷

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

字深甫溫州永嘉人

同知院事

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

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哀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

惻然憐之故有是命

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問人掩關拒之

及之大窘會門闢未及開遂俯偻而入當時有由質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曦

帝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

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

使賜名職封衛國公

以趙師異

字從善燕懿王公世孫

為工部侍郎

師異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

及之詔事從中
甘于屈膝山宮
衣冠掃地矣然
猶出口寒門或
易流于汗賤不
足言貴若師異
然任天潢當自
有其尊貴乃亦
趨趨權門至致
大辱而不顧非

笑可取也甚凡
子謂鄙夫忘失
無所不三作其
不可與事者正
為此等痛加鍼
破耳

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

佐曹嘗與衆客
飲南園過山

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
耳俄聞犬噪叢薄視之乃師罷也佐曹大笑聞者莫

不鄙
之

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

己未五年

金承安
四年

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

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
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
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

餘紙詔下大理捕鞠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
安世等以實其事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二月放主管玉虛觀劉光祖于房州

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
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
于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
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夏五月行統天歷

書始朝則前此
之不朝可知寧
宗即位至是已
閱五年定省之
禮闕焉不講夫
以父子至性際隔
久遠返之于心
其能安乎且光
宗之不朝壽皇
在廷交車納珠

先是詔造新歷至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
二百五十年間歷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歷凡五十變
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統天新歷尤疎謬

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宮

太上皇疾平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成禮而還明
日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是歲諸州大水

至有內侮之舉
淳宗追思前事
更當痛心疾首
乃不知幹蠱而
漸蹈覆車幸臣
方以上寺禮成
相率稱賀寧宗
亦克覲顏笑之
真不解其何肺
腑然光宗不孝
孝宗政寧宗亦
不孝光宗天道
好還此之謂矣

庚六年

金承安五年

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

何澹知樞密院事

初淳熙中鏜以使金守禮遂見擢用

事具前

及帥蜀罷

征斂斬瀘州卒之殺太守者蜀以大治既與趙汝愚

有隙

事亦見前

為韓侂胄所引遂大變其守于國事無可

否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士論醜之未幾卒

三月故祕閣修撰朱熹卒

嘉定二年
諡曰文

時攻偽學日急熹與諸生講學不休或有勸其謝遣

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寢而卒年
七十一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
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
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
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
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
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幹李

燾

字敬之南
康建昌人

張洽

字元德臨
江清江人

陳淳

字安卿漳
州龍溪人

李方子

字公晦
昭武人

黃灝

字商伯南
康都昌人

輔廣

字漢卿本
後居秀州

蔡沈

字黃

歷知臨川新淦兩縣又知安慶府漢陽軍和州所至
皆有異政在安慶府日金人已破光山民震恐幹請于
朝城安慶以資捍禦後江水暴至又以城堅免于漂
溺舒人德之幹嘗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
傑游幹侷儻有謀軍民之心翕然歸向權要忌之會
召幹赴行在為御史李楠所劾幹遂歸里弟子日盛
編著禮書卒贈朝奉郎李燾初授岳州教授教士不
因時好且曰古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故即武學
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闕射圃令習射廩老將之
長于藝者率之後除大理司直辭尋差江西運司幹
辦公事會洞寇作亂燾請于帥臣自往駐兵守險馳
辨士諭賊禍福皆帖服復改官潭州通判真德秀帥
長沙一府之事皆燾燾不數日辭歸紹定中理宗論
及高士史臣李心傳以燾對不果召卒贈直文華閣

張洽初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吏
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尋知永新縣湖寇作亂
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延見隅官訪利害而
搗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懽心寇聞有備乃去端平初
用薦召赴都堂審察不至將以說書待之洽固辭遂
除直秘閣卒陳淳性至孝篤于內行雖不用于世而
憂時論事感慨動人以特奏恩授安溪主簿未上而
卒李方子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
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方子
曰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
何將選入宮僚方子不少貶彌遠使臺臣劾之遂罷
黃顥知德化縣以薦除登聞鼓院歷太常寺丞出知
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荐餓有旨停閣夏稅顥奏乞
併停秋稅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削其秩而從其
請熹之卒也黨禁方厲顥單車往赴無所顧云蔡沈
始從其父元定謫道州父歿徒步奔喪以歸有遺之金

者輒謝之曰不忍累先人也年三十屏棄舉子業隱居九峯著書傳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李心傳字微之舜臣之子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新淦漢縣今屬臨江府安慶府漢廬江郡地宋慶元初改德慶軍曰安慶府今隸安徽省漢陽軍唐置今湖北漢陽府是松滋晉縣今屬荊州府永新縣孫吳置今屬吉安府安溪縣宋置今屬泉州府德化縣五代王闔置今屬永春州餘注俱見前

夏六月乙酉朔日食

太上皇后李氏崩

諡曰慈懿

詔權橫于修吉寺

秋七月以陳自強

字勉之福州閩縣人

簽書樞密院事

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
侂胄諷從官論薦之即除太學錄由選人至樞府裁四年
八月太上皇崩

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
牢城貶周必大為少保

祖泰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事貶祖泰語其友
曰自我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
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我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

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

防禍亂

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

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韓侂胄童稚之師熾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韓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所殺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于此願急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

大駭有旨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

議大夫程松

字冬老池州青陽人

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與

松既與祖泰狎
友及其上書獲

趙惟恐相累攻之不遺餘力小人叵測固不足論然松筠事佞冒祖泰寧有不知臭味既已差池何必與之相狎取人不端謂非自貽患哉

卷八十九

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字仲甫莆田人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收管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貶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為少保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皇后韓氏崩

諡曰恭淑

詔權櫬于廣教寺

十二月葬永宗陵

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樞綱
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幃妬悍閹寺交
搆驚憂致疾孝養日
怠孝宗之業衰矣

辛酉 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春三月臨安大火

四日乃滅焚燒民居五萬三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
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出內
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吳氏世據兵柄
西蜀軍將不知
有朝廷至挺漸
形跋扈留正久
欲謀殺其權余
端禮復欲止其
承襲皆不為無
見吳曦此身留
行都正可過其
逆志以防後患
乃佐曹止貪賄
賂問恤國家統
制之除如縱虎
歸山負鳴呼志

秋七月何澹罷以陳自强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時吳挺子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
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賄賂宰輔規圖帥
蜀未及賂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
以君首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遂罷奉
祠澹急于榮進阿附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為之一空
士論罪之

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

罪真不容于誅矣

曦至鎮譜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于是

兵權悉歸于曦矣

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曦至蜀未幾侂冑以

總計隸宣撫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于曦于是異志遂成矣

大旱

八月張釜罷以張巖叅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皆附韓侂冑者松諂侂冑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冑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

鈞聽耳佐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奈曼

韃靼別部方輿記要云在蔥嶺西南按奈曼舊作乃蠻今改後仿此襲西遼滅之自

徽宗宣和七年西遼達什稱帝歷三傳乃滅凡七十八年

西遼主卓勒古出獵奈曼王楚察里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尊卓勒古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卓勒古尋死遼祀遂絕

壬戌二年

金泰和二年

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初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

佐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于藩邸吏士內遂以
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二月弛偽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

偽學之禍雖本于韓佐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
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
罷佐胄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
張孝伯謂佐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
田令陳景思

故相康伯之孫

佐胄之姻也亦謂佐胄勿為已

甚侂冑然之于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
在者咸先後復官自便時朱熹沒已踰年周必大留
正各已貶秩致仕詔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
復少保

禁私史

有高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歷及九朝通畧等
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
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

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畧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于公議即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夏五月甲辰朔日食

秋七月程松罷八月以袁說友

字起巖建安人

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叅知政事

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

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韓后崩中宮未

有所屬時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

加韓侂胄太師

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謬為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

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

侂胄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
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

廢顯用當時困于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
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聲小滿朝勢焰熏

灼

是歲大蝗

癸亥三年

金泰和三年

春正月謝深甫罷

初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夏四月己亥朔日食

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

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

印空名勅劉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漫畧無撻拂者言之或問之則

愧謝曰聊以塞責耳

自強性貪鄙四方致書魏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

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任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大火自強所貯一夕煨燼佐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主每稱佐胄為恩主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史史達祖為兄佐胄姦宄專國自強表裡之功為多史達祖字

邦鄉
汴人

秋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

尋又置澈浦

在今浙江嘉興府海鹽縣南水經注谷水于縣出為澈浦以通巨海即此水

軍

甲子四年

金泰和四年

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

金自明昌末北部哈達錦

舊作合底忻今改

與桑節袞

舊作山只

袞今改

恃彊擾邊又有光嘉喇

舊作廣吉刺今改

者尤桀驁屢

脅諸部入塞而卓木布

舊作阻鞞今改

亦叛連歲用兵饋餉

空乏洎諸部平定

先命瓜爾佳清臣討之失利遂以內族襄代將入命內族宗浩駐秦

州宗浩分兵奮擊諸部多降仄爾佳清臣本名阿
卜薩和囉噶路罕都人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
世孫秦州遼置金承安二年移州于長春縣今為蒙
古郭爾羅斯旗地按阿卜薩舊作阿不沙和囉噶路
罕都舊作胡里改 又築濠壘備戍守議者謂金勢已
路桓篤今並改

弱有勸韓侂胄立不世勲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議
恢復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
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
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
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

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佐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三月臨安大火

延及太廟帝下詔罪已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叅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

時兵端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孝伯尋亦罷以張巖參知政事

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

先是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

尋封劉光世為鄜王

贈宇文虛中少保

十二月詔宰相兼國用使

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劄國用司總
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
用事培克民財州郡騷動

乙丑 開禧元年

金泰和五年

春三月費士寅罷

士寅于嘉泰三年十月叅知政

事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為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
罷

以皇甫斌知襄陽府

尋以斌為七路招撫副使

竄武學生華岳

字子西
貴池人

于建寧

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
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金以布薩揆

本名臨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忠義之子

為河南宣撫使

金主聞南朝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斂之

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

本名薩克素始祖九世孫按薩克素

舊作撒速今改後仿此

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

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璞薩揆

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

揆至汴移文來責取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

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白于金主時金羣臣皆勸先舉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

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使及新置兵事在八月

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從陳自强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都堂

治事

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

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于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禀人莫敢言

以蘇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閣門事

韓侂胄昵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八月以郭倪知揚州

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

九月劉德秀罷

遣使如金

韓侂胄欲審金人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景俊還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侄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

決未幾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
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嬖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
胄請帝還內著作郎
朱質乞斬金使不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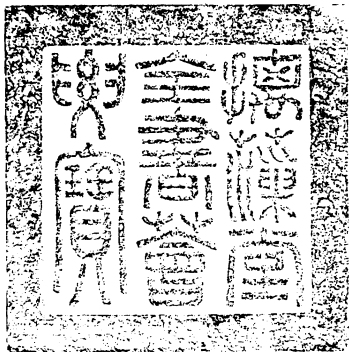
以卹宥為江淮宣撫使宥辭不拜

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宥宥曰中原淪陷且百年
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
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
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斤絕不然必誤
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宥宣撫江淮宥手書切諫曰

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
吾常有勝勢若繫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佞
曹不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九



總校官進士 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 臣常 循

謄錄監生 臣王慕蘭